

## 君子茭白

秦钦儿

今晚,我打算向茭白郑重道歉,因为半个月前的武断,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:灵感偶至,清炒茭白里搁几粒枸杞,本为点缀颜色,却出奇地入味,茭白透着枸杞的丝丝清甜,本是混搭,竟成了绝配。

谁说茭白和枸杞才是绝配?和小芹菜是,和小韭菜也是,和辣椒、大蒜、小葱、胡萝卜都可能是一——你没试过,怎么就知道不是?今晚的芹菜炒茭白丝还未入口,夹一筷子经过鼻子底下,竟闻出一股夜来香的香气。可见,茭白的吸附性极强,易与其它食材相融。

茭白表示很委屈,为什么要混搭?我自己搭自己不行么?清清爽爽,一清二白才是君子的本色呀!一切食材都讲究个原汁原味,茭白也不例外。清蒸或者白灼,蘸酱油,这是典型的江南吃法,但一定要选那种很嫩很嫩的小茭白,刚从田里割来,水灵灵的,透骨新鲜。凉拌茭白也很清口,水里氽一下,撕成条,码盐,浇一点芝麻油即可。而四川人的吃法则比较重口味,茭白切成丝,小米椒剁碎,搭配炒牛肉丝,别有一番风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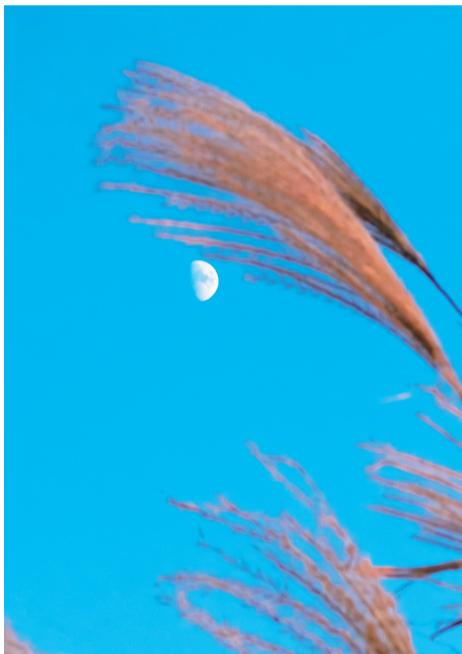
茭白长在淤泥里,出落得亭亭玉立,白净柔嫩,味道甘实,无论切丝、切块、切片均可,又能与各种荤素菜肴搭配,是一种“全能”型蔬菜,被视为家宴佳品,更以丰富的营养价值而被誉为“水中人参”。茭白实乃一品性高洁、性情随和的谦谦君子啊。

在古代,茭白又名菰笋、茭笋、雕胡,茭白结的种子名茭米,又名菰米。据说,远在秦汉以前,菰是作为谷物种植的,多生长于长江湖地一带,茭米作为主食在水稻驯化之前,是江南主粮。茭米轧出来就像五六十年代的大米,色泽略带淡黄。古代把菰米纳入五谷,合称六谷(稻、黍、稷、粱、麦、菰),一直到唐朝,菰米仍然是一种大众化食品,据说用菰米煮饭,香味扑鼻且又软又糯,雕胡饭是招待上客的食品,唐代诗人很多都钟情于它。如李白的“跪进雕胡饭,月光照素盘”,杜甫的“滑忆雕胡饭,香闻锦带羹”,王维的“郾国稻苗秀,楚人菰米肥”等诗句。又

有宋朝诗人许景迂的“翠叶森森剑有棱,柔条忪甚比轻冰。江湖若借秋风便,好与莼鲈伴季鹰。”诗中不仅道出了江南三大名菜——茭白、莼菜和鲈鱼,更是写出了诗人的情怀和志趣。

“结根布洲渚,垂叶满皋泽。匹彼露葵羹,可以留上客。”茭白本是生长于长江中下游最古朴的植物,却因千百年来得到江南水乡的滋养、晨钟暮鼓的熏染、勤劳农人的抚育,因而清秀怡人,味正品高,可谓不同凡俗的“清虚妙物”,如兰如竹,乃水中君子也。

一种普通的水生物种,引来众多文人墨客吟咏抒写,因而充满诗意。今天我们用它各种蒸煮炒拌,花样繁多,不吃出点文化味来,都过意不去了。



距离 汪志国 摄

生生。形体也好看起来,跟霜前的披散不自持相比,端庄了,静穆了,安然、稳重了。

白居易诗:浓霜打白菜,霜威空自严。不见菜心死,翻教菜心甜。这诗语也“白”,老太太都读得通。文人案边品一品,不会辱没了高雅格调,反觉诗意淳朴淡静,滋味雅正,津津然,恰是那霜白菜的味道。

菜蔬类个个有自己的个性:西红柿,妖;茄子,媚;土豆嘎里嘎气,一肚子老实不变通;辣椒那家伙太野性,会把你的味蕾啃透;洋葱头,有点烈,你跟它一接手,总把你惹得泪水涟涟。色色菜蔬,恰似那初上道儿的新人,要个性、要风格、要名、要利、要运气,事事头角峥嵘。滋味里,多少带出点仓皇和偏执的小家子气。

唯那瓷丁丁的大白菜,不露城府,朴素温穆,虽是草根平民,却大气若王侯;精神上也不乏情调和旨趣。它若有若无的丝丝甜润,好似霜风凛冽,秋凉高远,冬寒一朵雪,飘啊飘,悠悠回转。又是那音乐上的民族唱法,美得极清醇,极素淡。

白菜的好滋味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秋霜凛冽。想想吧,大白菜的生长周期与众不同:立秋下种,小雪收获,生命历经的八个节气,风声一点点响起来,温度一点点降下去。自然界件件温寒大事,接踵而至,白菜一一等闲视之。直到霜降,立冬。霜降后,大白菜修炼得干干净净,脆脆爽爽;碧玉颜色里,浮躁褪尽见真纯。

成就一棵白菜的,不只是之前的温暖好时光,含有霜寒的砥砺和磨练;不是温室里的安乐,而是霜风冷月里的忧患。“拨雪挑来塌地菘,味如蜜藕更肥浓”。

你浓丽妖娆、满堂春风,风采傲人;他志向高远,开疆拓边,担得起绝世丰功……都挺好,我向你们默默竖起大拇指。而我,只将峥嵘磨平,锋芒折却,换作满腔发奋,向内成长,向内开花,像大白菜一样,度我瓷丁丁的平凡人生。

## 世界上最亮的星

李华雨

就知道你们肯定在这儿。一束亮光带来小静姨的声音,丽丽亮亮,快随我回去。

我不回去,我要妈妈回来。我挥舞小铲挖着土堆。

傻孩子,忘了妈妈的话了?她变成了天上的星星。

是的,那年奶奶死了,妈妈说人死了会变成天上的星星,奶奶会在天上陪我们。可我不要妈妈变成星星,我要妈妈陪我。

我也不要小静姨,我讨厌小静姨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讨厌小静姨的,可能是妈妈生病那会儿。

妈妈生病了,小静姨每天都来看妈妈,可我还是讨厌她。

妈妈说以前小静姨是她最好的姐妹,后来小静姨离婚带着女儿文文回娘家,爸爸妈妈常去帮小静姨干活,再后来妈妈让爸爸外出打工,妈妈也不再和小静姨来往。

妈妈生病了,第一个来看望的是小静姨。

见我带小静姨进屋,妈妈转过头去:是他告诉你的?让你来笑话我?

你怎么这么说?小静姨在妈妈床前坐下,握着妈妈的手:你永远是我姐。

这下你满意了?妈妈抽回手。

——你别瞎想,我们真的没啥。

你走,不要你猫哭耗子。

第二天小静姨又来,她说,我元旦就要结婚了,张家村的张福财,他不嫌弃我,他愿意上门。

妈妈转过头,张嘴看着小静姨。

后来小静姨每天都来,熬药,喂药,擦身,陪妈妈说话,有时还替我喂妈妈吃饭。妈妈说:让丽丽来,不敢劳烦你。小静姨说,丽丽还是孩子呢,让她和文文做作业。

小静姨回去,妈妈就含着泪:小静,你是上辈子欠我的吗?小静姨说,好好休息,你永远是我姐。

一天小静姨要走了,妈妈拉着她说:以后,你就当丽丽的妈妈吧。

我忙说,我不要,我不要小静姨,你才是我妈妈。一边狠狠瞪着小静姨。

小静姨握着妈妈的手:别说傻话,你会好起来的,再说我答应张福财了。

再后来的一天,爸爸回来了,他让小静姨带我和弟弟到镇上买好吃的。下午我们回家,妈妈不见了,我们哭着找妈妈,他们带我们到后龙山,找到一个新土堆,前面一块石碑,上面写着妈妈的名字。爸爸说,妈妈不要我们了。我和弟弟立刻恸哭:妈妈回来,我要妈妈!

现在,小静姨找到后龙山,我冲着她哭喊:是你把我们骗走,妈妈就不见了,你还我妈妈。

小静姨说,丽丽你带弟弟上山多危险,快和我回去。

我不回去,我要妈妈,我讨厌你。我一边哭一边继续挖土。

丽丽你怎么忘了?妈妈不在地里,妈妈变成了天上的星星。你看,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。

我要妈妈,不要星星,妈妈你快回来。我用力挖地。

丽丽,你带弟弟上山,弟弟感冒生病了咋办?大灰狼来了咋办?小静姨蹲在我身边,拉着我说,你爸临出门时叫我要照顾你们。

你走开,我哭着说,我要妈妈,我想妈妈。弟弟也跟着哭了。

丽丽,你要学会照顾弟弟,不能让弟弟受苦。小静姨继续拉着我,跟我回家吧,为了弟弟。

## 布衣白菜

米丽宏

想想真是,大白菜的名字,只一“白”字,冠以“大”字,简直俗到了顶儿。

大白菜,其实有个雅名,“菘”,因“凌冬不凋,四时常见,有松之操”。《南史·周传》载:周顒于钟山西立隐舍,清贫寡欲,终日常蔬食,卫将军王俭问他:“山中何所食?”答曰:“赤米白盐,绿葵紫藜”,文惠太子问:“菜食何味最胜?”答曰:“春初早韭,秋末晚菘。”

“秋末晚菘”,就是秋后的大白菜,还是经了霜的,凛凛然有寒味甜味。“菘”,上口一读,诗意苍茫,平添一缕漫漫六朝烟水之气。不过,我仍觉得,菘,到底不如咱草根儿人家直呼的“大白菜”,扑面一股家常喧闹的烟火气,俗是俗,到底还是热腾腾的日子。

在那大棚设施、反季菜都还没露头的年代,寒冬天,饱暖民间口腹的可不就是那大白菜、大白菜和瓷丁丁的大白菜吗?

大白菜越瓷实,越受欢迎:滋味又清又幽,又醇又厚;形色稳重端凝,清淡素朴。瓷丁丁的大白菜,怎么着都好吃——白菜焗锅煮面条,羊肉火锅下白菜,醋熘白菜帮儿,凉拌白菜丝儿,白菜大肉炖粉条……上班族,冬天早晨贪个懒觉,揉着睡眼爬起来,哇塞,马上到点了!急匆匆拿大葱、白菜炒俩馒头吃。馒头丁儿蓬松松,白菜叶子脆生生,有味得很呢。

白菜经霜,才会瓷实,也才好吃,霜降前的白菜,满头乱发,裙裾飞舞,入口扎煞煞,有一把子未见世面的楞和憨、疯和傻。经霜雪一打,好了,消了莽撞和粗蛮,去了青涩和寡淡,水灵灵、甜润润、脆

